

巨人丛书

多彩年华
● 特辑

张
旻著

成长是多么不容易



Nianhua

儿童出版社

多彩年华
● 特辑

张
旻
著

成长是多么不容易



少年儿童出版社

成长是多么不容易

张 旻 著

陆震伟 装帧

责任编辑 张蜀君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马东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375 插页 7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25,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5324-3832-5/1·1664(儿) 定价:11.20 元



作者简历

张 旻，1959年生于上海，1976年下乡插队落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教书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戒》，中短篇小说集《自己的故事》、《情幻》、《犯戒》等。作品曾获两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1994年至1996年受聘为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点

申

明

序言

我叫李松。我首先要给开始读这本书的同学、老师和家长，以及所有的读者解释一下，这本书虽然是用第一人称讲我李松的故事，但并不是我李松在给你们讲，是写这本书的张叔叔在给你们讲。

有一个星期，爸爸妈妈都出差去了，奶奶生病住在医院里，爸爸妈妈没办法，把我托给了他们的好朋友张叔叔和杨阿姨。张叔叔和杨阿姨有一个儿子叫张宏武，和我同岁，不同校，我们上托儿所和幼儿园时都在一起，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好朋友，可以说我们两个小孩也是好朋友。不过我爸爸听到我这么说肯定要讥笑我：

“你们是好朋友啊？说得好听！”

我爸爸是指我们见面经常吵架。他料到我会脱口而出地回答：

“是张宏武先……”

然后爸爸就会对我假笑着说：“知道，你是好的，张宏武不好。”

但是我不这么回答了，我瞪着爸爸说：“我们就是好朋友，你不懂。”

我爸爸是不懂，小孩子吵架和大人吵架不一样，比如爸爸和妈妈吵架，他们总是你一句我一句，开始他们好像在交谈，然后声音越来越响，爸爸的声音越来越粗大，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爸爸和妈妈吵架从来动口不动手，但有时候妈妈会突然像被爸爸打翻了似的一

YIDIAN SHENMING

屁股坐在地板上，一面哭，一面两只手使劲地捶，但不是捶打爸爸，而是捶打地板。这时候，我观察过爸爸的表情，虽然妈妈和爸爸离开一点距离，但是爸爸就像被妈妈的手指抓住了似的面孔发呆，看着妈妈的眼睛里流露出慌张害怕的神态，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发抖，对妈妈说：“你又这样了，有话好好说。”然后，好几天，有时候是一个星期，有时候是两个星期，他们两个人不说话，有事情的话通过我来传达。我再拿我爸爸妈妈和他们的朋友的关系来说，当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爸爸妈妈当面和别人吵架，但是，有时候，我听见爸爸妈妈在家里讲到一个人，很坏很坏，我看他们恨不得把那个人抓过来狠狠教训一顿，但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和那个人绝交，有时他们还带我上那个人家去玩，有时那个人也到我们家来玩，爸爸妈妈见到她就拉住我叫我喊阿姨。大人就是这样吵架的，我们小孩可不。我们小孩不吵架只能证明两个人从来不在一块玩，我们小孩见面就要吵架，吵过了还在一块玩，吵吵闹闹不能说不是好朋友。我和张宏武就是好朋友，爸爸不懂。

那个星期我和张宏武一起住在他的房间里。

张宏武的小房间布置得像一个童话世界，家具都做得小巧玲珑，没有油漆，木头上的纹路和节疤让人感到好像闻到了大自然的气息；而且墙布也是用稻草编的，上面除了挂着一些小孩喜欢的工艺品，还贴着一些张宏武的照片和他自己画的图画，有临摹的，也有想象画。我最喜欢里面一幅用毛笔画的想象画，上面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圈，一眼看去，给你的感觉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自行车在比赛。仔细看，每一辆自行车都画得不像，但张宏武说那是无数的自行车在飞快地比赛时的样子。张宏武夸口说这幅画他只用了三秒钟，就像老师说的，“一挥而就”、“一气呵成”。这幅画曾

点在申明
经在张宏武他们学校的学生画展上展出过。张宏武的小房间里还有许许多多人见人爱的玩具，床上和地板上还摆着几只他最喜欢的布老虎和小狗熊。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张宏武的小房间里有一只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籍和各种小玩意的漂亮的书架。我也早就要求爸爸妈妈给我买一只这样的书架，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大书橱里就摆满了爸爸妈妈的书，我的书只能堆在床边的矮柜上和塞在抽屉里，所以我特别羡慕张宏武有一只自己的书架。当然我更羡慕张宏武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家虽然有两间房间，但我从小和妈妈睡在大房间，另一间是爸爸的书房和卧室。我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对我说，你长大了，应该一个人睡在小房间，我总是回答不要不要。现在我真的太想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爸爸却又不让，说我住过去不方便，那间房是他的书房。张宏武家也是两间房，张宏武的爸爸还是为我们小朋友写书的作家哪，但张宏武却有自己的房间，他爸爸把他们家的阳台改装为一间小书房，里面摆了一台电脑、一只紫红色的沙发，移动门边有一只用斑竹做的矮矮的鞋架，不过上面整整齐齐摆放了一些他

爸爸的书——那间书房看上去小巧、整洁、舒适。

那个星期张宏武的爸爸在那间书房里和我谈过几次话，为了不让张宏武来打扰我们，张宏武爸爸还把移动门拉上，使张宏武不得不把鼻子和嘴唇贴在移动门的玻璃上看我们。他爸爸对我说：

“张宏武和你有一些地方很相似。”

不是说我们长得像，是说我们的性格和脾气有点像。

他爸爸问我：“你看过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没有？”

我说：“看过，不过没有全看，因为

除了双休日，爸爸妈妈不准许我看电视。”

YIDIAN SHENMING

“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

张宏武爸爸对我说：“那是美国的，讲的是美国孩子的故事。现在，叔叔计划写一本中国孩子的故事，李松小朋友可以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李松小朋友就是我，可是，我有什么好写的呢？

张叔叔看我有点犹豫，鼓励我说：“兴许，故事写出来后，还要拍成电视连续剧哪。”

这话别提我感到多么新奇和兴奋。

不过，如果这本书写出来了，我有一点要申明：虽然从小大人都说我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但我也可能会讲一个像一本书这样的故事；再说，张宏武爸爸除了和我谈过几次话，他对张宏武了解得更多，他不是说，我和张宏武有一些地方很相像吗？其实在大人看来我比别的孩子能说会道，是因为从小爸爸和我作过的谈话，要比别的孩子的爸爸和他们作过的谈话，多一千倍以上。

以上这段话，就是我看着张宏武爸爸在电脑里打出来的，它可以代表我的意思。

张宏武爸爸说：“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你已经长大成人，在对
我们回忆你小时候的故事。”

点 申 明

第一章

第一章

身体

1 第一场病

我小时候许多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可能对他们很重要，所以他们对我说的次数很多，可能从我还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时候就开始说了，每次都像是对我说第一遍，现在还在说。从那些事情里我了解到自己从小给爸爸妈妈带来的辛苦和烦恼首先是从身体开始的。他们说我出生时体重 3500 克，身长 50 厘米，是符合标准的，十二个月里我没有生过病，不像别的孩子出生六个月后开始生病。我是从出生十二个月时开始生病的，我生的第一场病就把爸爸妈妈吓得“魂飞魄散”。我平常说话里会用到比别的孩子多一些的成语，这些都是爸爸的功劳，爸爸在我“咿呀学语”时就从来不用儿童语言和我交谈，并且反对妈妈那么做，爸爸经常批评妈妈，是大人教小孩说话，还是大人学小孩说话？爸爸说，父母从小就应该用规范的语言和小孩交谈，这是对小孩负责的做法。我幼儿园时有一个同学，她的爷爷是山东人，奶奶是广东人，爸爸是本地人，妈妈是南京人，他们家的保姆是乡下人，那个同学到幼儿园中班时还不太会说话，而说出来的话经常让我们吓一跳，听不懂。爸爸说这叫“南腔北调”。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本地人，但爸爸从小不和我说本地话，只和我说普通话，还要求不太会说普通话的妈妈在家里也要学说普通话。爸爸和我说话从来不像妈妈那样嘤声嘤气，爸爸就像和一个成年人那样交谈，喜欢使用一些他喜欢的成语，而且好像越是和我说话，爸爸越是注意多用一些好的词语和好句子。所以无论我进托儿所，进幼儿园，还是上小学，老师对我第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说我“老嘎”，说话“老三老四”。三年级上学期老师让我们学写日记，我写的第一篇日记是关于爸爸出差回来送给我的一个

弥勒佛石像，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日记读出来，课后把日记本还给我时，用一个手指重重戳戳我的额头，对别的老师说我写作文也“老三老四”。

那篇日记这么写道：晚上，爸爸从外地回来了。他给我带了一些小玩意，我最喜欢其中那个“云游四方、四海为家”的弥勒佛！爸爸说，弥勒佛“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世上可笑之人”。我想，弥勒佛既然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那么，他的气量一定非常大！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看了看他的全身，觉得他的脸最有趣，因为他笑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线，嘴会张得老老大。他总是左手拿着一个水壶，右手扛着一袋米。他要米干什么呢？原来他云游四方，是要把做人的道理告诉天下，所以需要足够的粮食。可是，他的粮食又是哪里来的呢？是他化缘得来的。但这些粮食不是他一个人吃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吃的，大部分分给天下的穷人了。我不由得想，弥勒佛真是一个善良伟大的好佛祖！

那篇日记后面还有一段内容，连爸爸也表扬我句子用得好：“今天下午，我在《儿童时代》里读到《在喜鹊的尾巴上撒把盐》这篇文章，里面讲有一个叫乌勒的小男孩，他家里很穷，有一次，他听见别人说，只要在喜鹊的尾巴上撒把盐，愿望就能实现。有一次，他看见一只喜鹊，喜鹊向乌勒提出了许多要求，只要乌勒能做到，就让乌勒在自己的尾巴上撒盐。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乌勒终于把盐撒到喜鹊尾巴上了，可是，他一个愿望也想不出，原来，他的愿望在辛勤的劳动中一一实现了。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到应该向乌勒学习他勤勤恳恳追求幸福的精神。”

我的日记都记在这本本子上，我喜欢这种蓝封面，它是我自己在超市里挑选的。

妈妈说我生第一场病是在我出生的那个月份，五月份，当时我们还没有搬家，住在玫瑰园。他们告诉我，那是春天的一个黄昏，我已经发烧几天了，四十度左右，一个人躺在小床上，妈

妈为了让我出一身汗，在我身上盖了一条厚棉被。妈妈说，大人发烧都是这样，出一身汗就好了，没想到那条棉被却把我焐坏了。幸亏妈妈在外间吃饭不放心，进来看看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妈妈在里面大叫一声，然后爸爸心惊肉跳地看见妈妈抱着我从房间里冲出来，对着我喊：“松松，你怎么了？松松，你醒醒，不要吓妈妈！”只见我在妈妈怀里抽筋，眼睛里眼珠子都不见了，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一点没有反应。妈妈那时认为我不行了，哭了出来。我们家那时还没有电话，爸爸赶紧叫妈妈抱着我下楼，他用自行车骑我们往医院赶，路上爸爸在公用电话亭打了120。救护车来了，医生对我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给我输氧，我的呼吸和心跳才恢复正常。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警灯和警铃吸引了许多人来围观，医生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进抢救室，给我挂针。虽然我抽筋已经停止，但仍然昏迷不醒，直到半夜才睁开眼睛，烧也退了大半。妈妈说，那时她很担心我因为抽筋而损伤了脑子，变成白痴，当看见我睁开眼睛喊妈妈时，她才放心。妈妈说她一生中只有两次听见我哇哇大哭时“心花怒放”，一次是我出生时，另一次就是那次。爸爸妈妈一起在我床边陪了一夜，下半夜我醒过来后闹得很凶，非要妈妈抱不可，放下就哭；不抓住我的手不行，不抓住我就去拉额头上的针管；从下半夜起我隔五分钟就小便一次，不仅把自己的裤子、床单尿湿了，而且把妈妈和爸爸的裤子也尿湿了；天快亮时我还放了一个响屁，臭味很浓很浓，妈妈翻开床单一看，原来我把大便拉在床上了。天亮后我的烧全退了，精神也好了，妈妈说我那个早晨看上去好像比平常身体好的时候还要兴奋，“简直见鬼了”，昨天晚上就像做了一个恶梦。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医生让爸爸妈妈带我回家，说下午还要再来挂针。

那天下午挂针的结果使爸爸妈妈今后好几年都没再让我挂针。

像我这么大的小孩，针只能扎在额头，前一天晚上在我昏

迷不醒时护士一针就扎准了，这使爸爸妈妈误以为这件事不难对付，只要多准备些尿布，但那天下午我神志清楚，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照妈妈的说法，病后还特别容易激动和任性，当我看见穿白大褂的护士手里捏着一根针要朝我的额头上刺时，我哪肯依她，立刻放声大哭，拼命挣扎。爸爸只好亲自动手把我牢牢按在床上，大声对我说：

“你别动，只戳一针，否则还要戳第二针。”

一个护士压住我的手脚，爸爸按住我的脑袋，妈妈走到外面去，还用手捂住耳朵。护士第一针扎坏了，奇怪地说：

“我明明看得很清楚，可是那根毛细血管一转眼就不见了！”

她屏住呼吸又扎第二针，第二针又扎坏了。换了个护士扎第三针，第三针还是扎坏了。护士都不敢扎了，说：

“这个小孩的毛细血管不算最细，怎么会戳不准呢？”

有人去喊来了护士长，护士长过来看了看，不相信地说：“这个小孩你们都戳不准？”

护士回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戳了三针了。”

妈妈不进来，在外面对爸爸说：“你让松松不要哭。”

护士长在我额头上找到了一根静脉，擦上消毒水，我的脸涨得通红，额头的静脉也更加清晰。护士长说：

“很清楚嘛，会戳不准？”

但是护士长也没有成功，戳了两针都戳坏了。护士长还要戳第三针，这时爸爸不同意了。爸爸是个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的人，所以他让护士在他十二个月大的儿子额头上戳了五针。爸爸起先是怪我不和护士配合，所以他尽量帮助护士，还捂住我的嘴巴不让我哭出声音，但是现在爸爸认为是护士没有水平，他松开按住我的手，挡开护士长伸过来的针头，把我抱了起来。

爸爸抱着我要走，但是护士长还不放我们走，说万一出了

意外她们负不起责任。爸爸问她那怎么办？护士长回答还是要把我留下来再试试，这儿是中心医院，比这更麻烦的事情碰到过多啦，即使额头上不行，还可以试试脚上。妈妈没有进来看我扎针，她赞成护士长给我戳第六针，因为妈妈被我昨晚发病的情形吓坏了，认为现在给我多戳几针没关系，只要把病治好了。再说妈妈站在外面也没有看见我被弄得死去活来的样子。

最后爸爸写了一份声明：

“在中心医院急诊室我们的儿子额头上被无效地戳了五针之后，我们主动放弃挂针。”

我的这场病很快就好了，据说小孩由高烧引起的惊厥和抽筋会复发，幸运的是我后来没有复发过，但是自从我生了那场大病之后，伤风咳嗽是我的家常便饭，抵抗力差了。我在十二个月大以前，没有打过针，但是十二个月以后打针是我的家常便饭；我在十二个月大以前，每次去医院测量身高和体重都是超标的，就像检测智力一样，令妈妈感到自豪，但是十二个月以后，我进了托儿所，两年后从托儿所升入幼儿园时，我却已是班里最矮的学生之一，或者说倒数第二，三年后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我仍是班里最矮的学生之一。

爸爸现在还经常对我说：“松松，你小时候脾气蛮好的，现在这么讨厌，是不是住在玫瑰园时生的那场病搞的，抽筋把脑神经损伤了？”爸爸每次对我说这种话，妈妈都会骂爸爸“放屁”，并伸手去打爸爸嘴巴。

2 打针吃药

我十二个月大以后经常生的病是扁桃腺炎和支气管炎，咳嗽起来四五个个月不好。因为爸爸不再考虑给我挂针，连带我看

病的医院也换了。妈妈也对中心医院的护士不高兴。我们后来每次去的医院是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妇女儿童保健院”，那儿的儿科只有一个姓郑的老医生，爸爸说他是主任医师。这个老医生的脸长得像弥勒佛，白白胖胖的，和蔼可亲。我在他那儿看了六七年病，不是吃药就是打针。我感到这个老医生是很同情生病的小孩的，如果病孩吵着不要打针，家长也不坚持打针，老医生就尽量不给小孩打针；如果小孩吵着不要吃药，老医生会和气地对小孩说，不吃药要打针。老医生好像也愿意不给小孩吃药，但不吃药不行啊，不吃药治不好病。

我就是既不要打针、也不要吃药的病孩，在很忙的时候老医生也常会像弥勒佛那样张开嘴巴哈哈笑，胸前吊着听筒，放下手里的笔，看着横斜眼睛不高兴的我，摊开两手说：“你们小孩都把我老头子当坏人，一看见我这张脸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其实我也最好不要给你们吃药打针，但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同意吗？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把你们送到这儿来的。”

说完老医生就给我既开药片又开针剂。爸爸妈妈总是担心我的老毛病重犯，既然不再考虑挂针，打针就是他们的首选。

不要说打针，我在十二个月大以前没有吃过药片，后来吃药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我一点不习惯。有好几年时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吃药费尽心思。小时候，我不会咽药片，就算有糖衣的药片爸爸妈妈也只能用水溶化了给我喝，但这样五颜六色的药水非常难喝，爸爸妈妈就算哄我喝到嘴里，我也会哇的一下全吐出来，大多数时候我闭紧嘴巴不张开。爸爸妈妈端着药碗坐在床边，一会儿哄我，一会儿骂我，有时伸过来的调羹被我打翻，药水泼在床上。我生病不吃药怎么行啊！爸爸妈妈没办法就伸手打我，骂：

“你不吃药，生病死掉。”

我生病爸爸妈妈还打我啊！我看见调羹就咬紧牙关。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但他们还是要我把药吃下去，妈妈就抓住

我的手，爸爸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用力掐住我的脸颊，我忍不住就只好把嘴张开，爸爸另一只手就把调羹里的药水灌进我嘴里，为了防止我吐出来，爸爸随即用手掌把我的嘴巴捂住，然后笃笃定定地等我把药水咽下去。但是，当时间过了好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爸爸认为我肯定已经把药水咽下去了，松开他的手掌时，爸爸妈妈脸上还没有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噗”的一声就张口把含在嘴里的药水全部吐了出去。我自己也不理解，既然药水很苦，我又吐不出去，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怎么能把它含在嘴里不咽下去呢？爸爸说这个人有种条件反射，不捂住我的嘴巴我马上就会把药水吐出去，但是捂住我的嘴巴呢，再苦我也情愿含在嘴里，不管爸爸捂住我的嘴巴多长时间。但是如果说我有这种条件反射，那也是遗传，再说爸爸本来就绝对不会放弃让我吃药，他和妈妈都对我的身体非常担心，他们还唯恐我的老毛病重犯。

怎么才能让我把含在嘴里的药水咽下去呢？爸爸最后想对付这道难题的办法是，一边用手掌捂紧我的嘴巴，一边在我的脚底心呵痒。一般在我哭闹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部位都不怕痒，只有脚底心是不能碰的，我再不高兴脚底心被碰了就忍不住要笑。因为嘴里含了一口药水，我就只好忍住笑先把药水咽下去，再从鼻子里笑出来。这时爸爸松开了手，诡计得逞了，满意地对妈妈说：

“今后给他吃药只要先问他一句，你吃不吃药？如果他不吃，不要和他多啰嗦，直接用今天的办法。以前总要经过哄、骂、打三部曲，这没有效果。”

以后爸爸真的就用这种办法，只要我闭嘴不吃，爸爸就立刻用手指把我的嘴巴夹开。妈妈每次在旁边看着都非常生气，她也生爸爸的气，但爸爸这么做是取得妈妈同意的，妈妈自己对我无计可施；妈妈主要是生我的气，我每次都非要惹得爸爸夹开我的嘴巴不可，忍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把那口药水咽